

水
餅



第四十六回

病關索大鬧翠屏山

拚命三火燒祝家店

話說當下衆鄰舍結住王公，直到蘄州府裏首告。知府却纔陞廳。一行人跪下告道：『這老子挑着一擔糕粥，潑翻在地下。看時，有兩個死屍在粥裏：一個是和尙，一個是頭陀，俱各身上無一絲。頭陀身邊有刀一把。』老子告道：『老漢每日常賣糕粥糜營生，只是五更出來趕趁。今朝起得早了些個，和這鐵頭猴子只顧走，不看下面，一交絆翻，碗碟都打碎了。相公可憐！只見血漉漉的兩個死屍，又喫一驚！叫起鄰舍來，倒被扯住到官。望相公明鏡辨察！』知府隨即取了供詞，行下公文，委當方里甲帶了件作公人，押了鄰舍王公一千人等，下來檢驗屍首，明白回報。衆人登場看檢已了，回州稟復知府：『被殺死僧人係是報恩寺閻黎裴如海。傍邊頭陀係是寺後胡道。和尙

不穿一絲，身上三四道擗傷致命方死。胡道身邊見有兇刀一把。只見頂上有勒死傷痕一道，係是胡道掣刀擗死和尚，懼罪自行勒死。『知府叫拘本寺僧，鞫問緣故。』俱各不知情由。知府也沒個決斷。當案孔目稟道：『眼見得這和尚裸形赤體，必是和那頭陀幹甚麼不公不法的事，互相殺死，不干王公之事。鄰舍都教召保聽候；屍首着仰本寺住持，卽備棺木盛殮，放在別處；立個互相殺死的文書便了。』知府道：『也說得是。』隨卽發落了一干人等，不在話下。

前頭巷裏那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隻曲兒，唱道：

堪笑報恩和尚，撞着前生冤障；將善男瞞了，信女勾來，要他喜捨肉身，慈悲歡暢。怎極樂觀音方纔接引，蚤血盆地獄塑來出相？

想『色空空色，空色色空』，他全不記多心經上。到於今，徒弟度生回，連長老涅槃街巷。

若容得頭陀，頭陀容得和合多僧，同房共住，未到得無常勾帳。只道目連救母上西天，從不見這賊禿爲娘身喪！

後頭巷裏也有幾個好事的子弟，聽得前頭巷裏唱着，却不服氣，便也做隻臨江仙唱出

來賽他道：

淫戒破時招殺報，因緣不爽分毫。本來面目忒蹊蹺：一絲真不掛，立地喫屠刀！

大和尚今朝圓寂了，小和尚昨夜狂騷。頭陀刎頸見相交，爲爭同穴死，誓願不相饒。

兩隻曲，條條巷都唱動了。那婦人聽得，目瞪口呆，却不敢說，只是肚裏暗暗地叫苦。

楊雄在薊州府裏，有人告道殺死和尚頭陀，心裏早知了些個，尋思：『此一事準是石秀做出來的。我前日一時間錯怪了他。我今日閒些，且去尋他，問他個真實。』

正走過州橋前來，只聽背後有人叫道：『哥哥，那裏去？』楊雄回過頭來，見是石秀，

便道：『兄弟，我正沒尋你處。』石秀道：『哥哥，且來我下處，和你說話。』把楊

雄引到客店裏小房內，說道：『哥哥，兄弟不說謊麼？』楊雄道：『兄弟，你休怪我。

是我一時之愚蠢，酒後失言，反被那婆娘猜破了，說兄弟許多不是。我今特來尋賢弟，負荆請罪。』石秀道：『哥哥，兄弟雖是個不才小人，却是頂天立地的好漢，如何

肯做別樣之事？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，因此來尋哥哥，有表記教哥哥看。』——將

出和尚頭陀的衣裳：『盡剝在此！』楊雄看了，心頭火起，便道：『兄弟休怪。我今夜碎割了這賤人，出這口惡氣！』石秀笑道：『你又來了！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，如何不知法度？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姦，如何殺得人？倘或是小弟胡說時，却不錯殺了人？』楊雄道：『似此怎生罷休得？』石秀道：『哥哥，只依着兄弟的言語，教你做個好男子。』楊雄道：『賢弟，你怎地教我做個好男子？』石秀道：『此間東門外有一座翠屏山，好生僻靜。哥哥到明日，只說道：「我多時不曾燒香，我今來和大嫂同去。」把那婦人賺將出來，就帶了迎兒同到山上，小弟先在那裏等候着，當頭對面，把這是非都對得明白了。哥哥那時寫與一紙休書，棄了這婦人，却不是上着？』楊雄道：『兄弟何必說得？你身上清潔，我已知了。都是那婦人說謊！』石秀道：『不然；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真實的事。』楊雄道：『既然兄弟如此高見，必然不差。我明日準定和那賤人來，你却休要誤了。』石秀道：『小弟不來時，所言俱是虛謬。』

楊雄當下別了石秀，離了客店，且去府裏辦事；至晚回家，並不提起，亦不說甚，只和每日一般；次日，天明起來，對那婦人說道：『我昨夜夢見神人怪我，說有舊願不曾還得。向日許下東門外嶽廟裏那炷香願，未曾還得。今日我閒些，要去還了。須

和你同去。』那婦人道：『你便自去還了罷。要我去何用？』楊雄道：『這心願却是當初說親時許下的，必須要和你同去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既是恁地，我們早喫些素飯，燒湯洗浴了去。』楊雄道：『我去買香紙，雇轎子。你便洗浴了，梳頭插帶了等我。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。』楊雄又來客店裏相約石秀：『飯罷便來，兄弟休誤。』石秀道：『哥哥，你若擡得來時，只教在半山裏下了轎，你三個步行上來。我自在上面一個僻處等你。不要帶閒人上來。』

楊雄約了石秀，買了紙燭歸來，喫了早飯。那婦人不知有此事，只顧打扮的齊齊整整。迎兒也插帶了。轎夫扛轎子，早在門前伺候。楊雄道：『泰山看家，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。』潘公道：『多燒香，早去早回。』那婦人上了轎子，迎兒跟着，楊雄也隨在後面。出得東門來，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：『與我擡上翠屏山去，我自多還你些轎錢。』不到兩個時辰，早來到翠屏山上。原來這座翠屏山在薊州東門外二十里，都是人家的亂墳；上面一望，盡是青草白楊，並無菴舍寺院。當下楊雄把那婦人擡到半山，叫轎夫歇下轎子，拔去葱管，搭起轎簾，叫那婦人出轎來。婦人問道：『却怎地來這山裏？』楊雄道：『你只顧且上去。轎夫，只在這裏等候，不要來，少刻一發

打發你酒錢。』轎夫道：『這個不妨，小人只在此間伺候便了。』

楊雄引着那婦人並迎兒，三個人上了四五層山坡，只見石秀坐在上面。那婦人道：

『香紙如何不將來？』楊雄道：『我自先使人將上去了。』把婦人一引引到一處古墓

裏。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桿棒都放在樹根前來道：『嫂嫂拜揖！』那婦人連忙應道：

『叔叔怎地也在這裏？』一頭說，一面肚裏吃了一驚。石秀道：『在此專等多時。』

楊雄道：『你前日對我說道，叔叔多遍把言語調戲你，又將手摸着胸前，問你有孕

也未，今日這裏無人，你兩個對得明白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哎呀！過了的事，只願說甚

麼？』石秀睜着眼道：『嫂嫂！你怎麼說？』那婦人道：『叔叔，你沒事自把鬚兒提

做甚麼？』石秀道：『嫂嫂！』便打開包裹，取出海閣黎並頭陀的衣服來，撒放

地下道：『你認得麼？』那婦人看了，飛紅了臉，無言可對。石秀颯地掣出腰刀，便

與楊雄說道：『此事只問迎兒！』

楊雄便揪過那丫頭，跪在前面，喝道：『你這小賤人，快好好實說！如何在和尚

房裏入姦，如何約會把香桌兒爲號，如何教頭陀來敲木魚，實對我說，饒你這條性命！

但瞞了一句，先把你剝做肉泥！』迎兒叫道：『官人！不干我事，不要殺我。我說與

你。』如何僧房中喫酒；如何上樓看佛牙；如何趕他下樓看潘公酒醒；第三日如何頭陀來後門化齋飯；如何教我取銅錢佈施與他；如何娘子和他的約定，但是官人當牢上宿，要我掇香桌兒放出後門外，便是暗號，頭陀來了却去報知和尚；如何海園黎扮做俗人，帶頂頭巾入來，娘子扯去了，露出光頭來；如何五更聽敲木魚響，要我開後門放他出去；如何娘子許我一副釧鐲，一套衣裳，我只得隨順了；如何往來已不止數十遭，後來便喫殺了；如何又與我幾件首飾，教我對官人說石叔叔把言語調戲一節，

——『這個我眼裏不曾見，因此不敢說。只此是實，並無虛謬。』迎兒說罷，石秀便道：『哥哥，得知麼？這般言語須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說！請哥哥却問嫂嫂備細緣由。』楊雄揪過那婦人來，喝道：『賊賤人！丫頭已都招了，你使一些兒休賴，再把實情對我說了，饒你這賤人一條性命。』那婦人說道：『我的不是了！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，饒恕了我這一遍。』石秀道：『哥哥！含糊不得！須要問嫂嫂一個從頭備細原由。』楊雄喝道：『賤人，你快說！』那婦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，從做道場的夜晚起，直至往來，一一都說了。石秀道：『你却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？』那婦人道：『前日他醉了罵我，我見他罵得蹊蹺，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，說與他；也是前兩三夜，

他先教道我如此說，這早晨便把來支吾；實是叔叔並不會恁地。』石秀道：『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，任從哥哥心下如何措置。』楊雄道：『兄弟，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頭面，剝了衣裳，然後我自伏侍他。』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都剝了。楊雄割兩條裙帶把婦人綁在樹上。石秀徑把迎兒的首飾也去了，遞過刀來，說道：『哥哥，這箇小賤人留他做甚麼！一發斬草除根！』楊雄應道：『果然！兄弟，把刀來，我自動手。』迎兒見頭勢不好，却待要叫。楊雄手起一刀，揮作兩段。那婦人在樹上叫道：『叔叔，勸一勸！』石秀道：『嫂嫂，不是我！』楊雄向前，把刀先挖出舌頭，一刀便割了，且教那婦人叫不得。楊雄却指着罵道：『你這賊賤人！我一時誤聽不明，險些被你瞞過了！一者壞了我兄弟情分，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！我想你這婆娘，心肝五臟怎地生着！我且看一看！』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下，取出心肝五臟，掛在松樹上。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件事分開了，却將釵釧首飾都拴在包裹裏了。

楊雄道：『兄弟，你且來，和你商量一個長便。如今一個奸夫，一個淫婦，都已殺了，只是我和你投那裏去安身？』石秀道：『兄弟自有個所在，請哥哥便行。』楊雄道：『却是那裏去？』石秀道：『哥哥殺了人，兄弟又殺人，不去投梁山泊入夥，

却投那裏去？』楊雄道：『且住！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裏一個人，如何便肯收錄我們？』石秀道：『哥哥差矣。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，結識天下好漢。誰不知道？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，愁甚不收留？』楊雄道：『凡事先難後易，免得後患。我却不合是公人，只恐他疑心，不肯安着我們。』石秀笑道：『他不是押司出身？我教哥哥一發放心。前者，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，先在酒店裏和我喫酒的那兩個人：一個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，一個是錦豹子楊林。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，尙兀自在包裹，因此可去投托他。』楊雄道：『既有這條門路，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。』石秀道：『哥哥，你也這般搭纏。倘或入城事發拿住，如何脫身？放着包裹裏見有若干釵釧首飾，兄弟又有些銀兩，再有人同去也彀用了；何須又去取討？惹起是非來，如何解救？這事少時便發，不可遲滯，我們只好望山後走。』

石秀便背上包裹，拿了桿棒；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，提了朴刀。却待要離古墓，只見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，叫道：『清平世界，蕩蕩乾坤，把人割了，却去投奔梁山泊入夥！我聽得多時了！』楊雄、石秀看時，那人納頭便拜。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，名遷，祖貫是高唐州人氏；流落在此，只一地裏做些飛簷走壁，跳離騙馬的勾當；曾在

蘄州府裏喫官司，却是楊雄救了；人都叫他做『鼓上蚤』。當時楊雄便問時遷：『你如何在這裏？』時遷道：『節級哥哥聽稟：小人近日沒甚道路，在這山裏掘些古墳，覓兩分東西。因見哥哥在此行事，不敢出來衝撞，却聽說去投梁山泊入夥，小人如今在此，只做得些偷雞盜狗的勾當，幾時是了？跟隨得二位哥哥上山去，却不好？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否？』石秀道：『既是好漢中人物，他那裏如今招納壯士，那爭你一個？若如此說時，我們一同去。』時遷道：『小人却認得小路去。』當下引了楊雄、石秀三個人自取小路下後山投梁山泊去了。

却說這兩個轎夫在半山裏等到紅日平西，不見三個下來；分付了，又不敢上去；挨不過了，不免信步尋上山來。只見一羣老鴉成團打塊在古墓上。兩個轎夫上去看時，原來却是老鴉奪那肚腸喫，以此聒噪。轎夫看了，喫着一驚，慌忙回家報與潘公，一同去蘄州府裏首告。知府隨即差委一員縣尉，帶了作作行人，來翠屏山檢驗屍首。已了，回復知府，稟道：『檢得一口婦人潘巧雲割在松樹邊；使女迎兒殺死在古墓下；墳邊遺下一堆婦人與和尚頭陀衣服。』知府聽了，想起前日海和尚頭陀的事，備細詢問潘公。那老子把這僧房酒醉一節和這石秀出去的緣由細說了一遍。知府道：『眼見

得這婦人與和尚通姦，那女使頭陀做腳。想石秀那厮路見不平，殺死頭陀和尚；楊雄這厮今日殺了婦人，女使無疑。定是如此。只拿得楊雄、石秀，便知端的。』當即行移文書，捕獲楊雄、石秀。其餘轎夫等，各放回聽候。潘公自去買棺木，將屍首殯葬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楊雄、石秀，時遷離了薊州地面，在路夜宿曉行，不則一日，行到鄆州地面；過得香林洼，早望見一座高山。不覺天色漸漸晚了，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。三個人行到門首，店小二却待關門，只見這三個人撞將入來。小二問道：『客人，來路遠，以此晚了？』時遷道：『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，因此到得晚了。』小二哥放他三個入來安歇，問道：『客人，不會打火麼？』時遷道：『我們自理會。』小二道：『今日沒客歇，竈上有兩隻鍋乾淨，客人自用不妨。』時遷問道：『店裏有酒肉賣麼？』小二道：『今日早起有些肉，都被近村人家買了，只剩得一甕酒在這裏，並無下飯。』時遷道：『也罷；先借五升米來做飯，却理會。』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，就淘了，做起一鍋飯來。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。楊雄取出一隻釵兒，把與店小二，先回他這甕酒來喫，明日一發算賬。小二哥收了釵兒，便去裏面撥出那甕酒來開了，

將一碟兒熟菜放在桌子上。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、石秀洗了脚手；一面篩酒來，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；放下四隻大碗，斟下酒來喫。

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插着十數把好朴刀，問小二道：『你家店裏怎的有這軍器？』

小二哥應道：『都是主人家留在這裏。』石秀道：『你家主人是甚麼樣人？』小二道：

『客人，你是江湖上走的人，如何不知我這裏的名字？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山。

山前有一座凜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。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。這裏方圓三十里，却喚

做祝家莊。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，稱爲「祝氏三傑」。莊前莊後有五七百人家，

都是佃戶，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。這裏喚作祝家店。常有數十個家人來店裏上宿，

以此分下朴刀在這裏。』石秀道：『他分軍器在店裏何用？』小二道：『此間離梁山

泊不遠，只恐他那裏賊人來借糧，因此準備下。』石秀道：『與你些銀兩，回與我一

把朴刀用，如何？』小二哥道：『這個却使不得，器械上都編着字號。我小人喫不得

主人家的棍棒。我這主人法度不輕。』石秀笑道：『我自取笑你，你却便慌。且只顧

喫酒。』小二道：『小人喫不得了，先去歇了。客人自便，寬飲幾杯。』

小二哥去了。楊雄、石秀又自喫了一回酒。只見時遷道：『哥哥，要肉喫麼？』

楊雄道：『店小二說沒了肉賣，你又那裏得來？』時遷嘻嘻的笑著去竈上提出一隻老大公雞來。楊雄問道：『那裏得這雞來？』時遷道：『小弟却纔去後面淨手，見這隻雞在籠裏，尋思沒甚喫酒，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，提桶湯去後面，就那裏擲得乾淨，煮得熟了，把來與二位哥哥喫。』楊雄道：『你這廝還是這等賊手賊腳！』石秀笑道：『還未改本行！』三個笑了一回，把這雞來手撕開喫了，一面盛飯來喫。只見那店小二略睡一睡，放心不下，爬將起來，前後去照管；只見廚桌上有些雞毛和雞骨頭，却去竈上看時，半鍋肥汁。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時，不見了雞，連忙出來問道：『客人，你們好不達道理！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雞喫？』時遷道：『見鬼了耶耶！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雞來喫，何曾見你的雞！』小二道：『我店裏的雞却那裏去了？』時遷道：『敢被野貓拖了，黃猢子喫了，鶴鷹撲去了？我却怎地得知？』小二道：『我的雞纔在籠裏，不是你偷了是誰？』石秀道：『不要爭。直幾錢，賠了你便罷。』店小二道：『我的報曉雞，店內少他不得。你便賠我十兩銀子也不濟，只要還我雞！』石秀大怒道：『你詐哄誰！老爺不賠你便怎的！』店小二笑道：『客人，你們休要在這裏討野火喫！只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：拿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！』石秀聽了大罵道：『便

是梁山泊好漢，你怎麼拿了我去請賞？」楊雄也怒道：「好意還你些錢，不賠你怎地拿我去！」小二叫一聲『有賊！』只見店裏赤條條地走出三五個大漢來，逕奔楊雄、石秀來。被石秀手起，一拳一個，都打翻了。小二哥正待要叫，被時遷一拳打腫了臉，做聲不得。這幾個大漢都從後門走了。楊雄道：「兄弟，這厮們一定去報人來，我們快喫了飯走了罷。」三個當下喫飽了，把包裹分開背了，穿上麻鞋，跨了腰刀，各人去鎗架子上揀了一條好朴刀。石秀道：「左右只是左右，不可放過了他！」便去竈前尋了把草，竈裏點個火，望裏面四下燒着。看那草房被風一煽，刮刮雜雜火起來。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。三個拽開脚步，望大路便走。

三個人行了兩個更次，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；約有一二百人，發着喊，趕將來。石秀道：「且不要慌，我們且揀小路走。」楊雄道：「且住！一個來殺一個，兩個來殺一雙，待天色明朗却走！」說猶未了，四下裏合攏來。楊雄當先，石秀在後，時遷在中，三個挺着朴刀來戰莊客。那夥人初時不知，輪着鎗棒趕來，楊雄手起朴刀，早戳翻了五七個，前面的便走，後面的急待要退。石秀趕上去，又戳翻了六七人。四下裏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，都是要性命的，思量不是頭，都退去了。三個得一步趕

一步。正走之間，喊聲又起。枯草裏舒出兩把撓鉤來，正把時遷一撓鉤搭住，拖入草窩裏去了。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，背後又舒出兩把撓鉤來，却得楊雄眼快，便把朴刀一撥撥開，望草裏便戳。發聲喊，都走了。兩個見捉了時遷，怕深入重地，亦無心戀戰，顧不得時遷了，且四下裏尋路走罷。見遠遠的火把亂明，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，照得有路便走，一直望東邊去了。衆莊客四下裏趕不着，自救了帶傷的人去，將時遷背剪綁了，押送祝家莊來。

且說楊雄、石秀走到天明，望見一座村落酒店。石秀道：『哥哥，前頭酒肆裏買碗酒飯喫了去，就問路程。』兩個便入村店裏來，倚了朴刀坐下，叫酒保取些酒來，就做些飯喫。酒保一面鋪下菜蔬，燙將酒來。方待欲喫，只見外面一個大漢走入來，生得闊臉方腮，眼鮮耳大，貌醜形癯，穿一領茶褐紬衫，戴一頂萬字頭巾，繫一條白絹搭膊，下面穿一雙油膀靴，叫道：『大官人教你們挑了擔來莊上納。』店主人連忙應道：『裝了擔，少刻便送到莊上。』那人分付了，便轉身；又說道：『快挑來！』却待出門，正從楊雄、石秀前面過。楊雄却認得他，便叫一聲：『小郎，你如何在這裏，不看我一看？』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看，却也認得，便叫道：『恩人如何來到這

裏？』望着楊雄便拜。

不是楊雄撞見了這個人，有分教：三莊盟誓成虛謬，衆虎咆哮起禍殃。畢竟楊雄、石秀遇見的那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